



從《陳芳明精選集》談 臺灣文學的破土

◎ 自由時報記者／趙卿惠

2003年10月17日位於臺南的「國家臺灣文學館」開幕，這一段近百年來的臺灣文學之路，在後殖民論述裡終於能從牆邊，破土，重新恢復應有的面貌。

陳芳明的著作等身，曾在民進黨文宣部擔任文宣部主任，在政治與學術的兩條不同路徑上，他選擇了學術再投入政治；在史學研究上，則是中國而後臺灣。

他在兩個不同界定內，不論是精神和身軀，都曾是艱難，但卻能藉意志延伸，從偏見轉化為各個層面，執著於一個偏愛（頁227至253），從偏見至偏愛，或者有人認為是不夠客觀，但相較於被壓迫的過程，陳芳明也同意並且自我表白，他的後殖民立場（頁286至299）；他深刻體會歷史鞭傷的痛，不能只用遺忘（陳芳明描述說遺忘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某部分相當接近死亡，頁276）來替換，而是公義地恢復被壓迫的臺灣本土論述。

十多年前廖仁義在《異端觀點—戰後台灣文化霸權的批判》（桂冠，1990）一書即以蒼勁之筆，闡述對本土反思的論辯。

廖仁義指出，早期臺灣移民就像一葉孤舟它裝載著劫後餘生的寂寞，每一個年代，都會有新的族群，在經歷險惡的航程之後，帶著自己的記憶，停靠在它的懷裡……；是什麼樣的驚濤駭浪，竟造成如此險惡的記憶？是多少族群的記憶才足以讓它四處漂泊？而到底又是多少漂泊歲，竟會使它卸不去滿艙的寂寞。

廖仁義認為，臺灣歷史是一部由每一個不

同年代來到這裡的不同族群的寂寞串接起來的歷史；也是四個世紀色澤不一的寂寞。

相同於廖仁義的看法，陳芳明過去評論臺灣文學的歷程裡，也有相同的感受，在本書裡頭，是集結了近十年來陳芳明文選，其中大篇幅多數在述說臺灣做為一個殖民後的國度，擁有多少難以承受的從各地不同時間湧來的鄉愁，有他個人反省及對本土從偏見至偏愛的說明。

陳芳明說明他從政論撰寫至進入臺灣史研究，轉折在於，臺灣史不能單獨存在的幼稚病，普遍蔓延於臺灣的知識份子之中，他述然發現，臺灣人竟然沒有自己歷史的解釋，他並把臺灣輕易拱手讓給他者對歷史的詮釋權的現象，稱「歷史豁免權」。因為，只要沒有歷史的記憶，就不必對土地帶有任何愧疚。（頁231）

臺灣文學不是突然冒出來，而是臺灣文學的創作者，從日治之後（一般評斷殖民後文學的定義，將臺灣文學設定在日治之後，主要是臺灣前期的殖民者相對的壓迫少）即不中斷地以抵抗與日本殖民者和國民政府進行時而強烈、時而隱藏的對立。

這裡頭，彭瑞金《台灣文學探索》（前衛，1995）指出，臺灣文學在1949年至1960年間記錄幾近空白；當時國民政府推動反共抗俄文藝，有人以斷層來形容這個文學的黑暗時代。（《臺灣文學探索》，頁26）

彭瑞金也用相當激烈的口吻和目前華文強權者鬆口說「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」



對辯；彭也用一種諷刺的形容，指華文在臺灣推行，是一種「落地免簽證」（彭文，頁58），這樣的文化霸權在臺灣文學找尋的過程裡，強加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裡的方言文學。

哲學家葛蘭西在獄中札記裡也表露了，歷史在人的身上留下了許多軌跡，但卻沒有目錄可供尋找」。這是一種反文化霸權的述說，只是，在殖民的過程裡，詮釋權被統治者拿走，透過媒體、教育、宣導、政治等，多重的管道，讓被殖民者從反抗到吞忍，最後走上習慣並且開始厭惡本身的母語及相關的歷程。

彭瑞金認為，殖民者往往是伸出手，讓被殖民者以為是一種苛護。

彭瑞金也說，若臺灣文學必定要成為中國文學的一脈，只因為中文的使用，那新加坡等華文世界的作家，是不是也要歸類在中國的一支；即便是美國使用英文書寫，也沒有人稱美國文學是英國文學。

這三個人寫作的時間不同，但在同一個時代裡，發出了相同的音調，或者低鳴而沈，或者高亢而噪，但都是一種被殖民的反省並且試圖讓本土的種種重回歷史舞台現場。

成大臺灣文學系的系主任呂興昌也認為，臺灣文學、客家文學、原住民文學，以目前普及的程度來看，臺灣文學是掛病號、客家文學是掛急診、原住民文學則是加護病房了。

陳芳明在書裡的短文，也不斷反省身為知識份子未能及時去省思臺灣文學的沈沒，在《世紀與世界的邊緣》，他指出，殖民地體制的局限，使得臺灣人不能保存自己創作的歷史記憶。困頓於悲情的臺灣人，到了七〇年代之後，漸覺悟要追求歷史的恢復。（頁250）

陳芳明指出，從史實的印證，臺灣文學是屬於抵抗式、自我放逐式的文學。作家一面要以文學形式重建臺灣精神的主體，一方面又必須以流亡逃避對殖民體制的認同。

臺灣文學並不是恍然在這塊土地裡冒出來，而是一直被埋在牆頭，受到了異者的壓迫，依舊生長，並且堅毅地冒出牆，這很突然嗎？其實臺灣文學大師葉石濤也說，「鄉土文學不受膚色、語言束縛，但前提是應以臺灣為中心」。

這個道理是因為文學是生活歷史的記憶，也是以人為主體；如此發展臺灣文學是對生活集體記憶的反芻。

在臺灣近百年文學裡，不論是反壓迫或者流亡，或者依附，都是一種色彩；廖仁義在《走向光線不能到達的地方》在自序中提及，臺灣有傳說中的兩個太陽，一個是紅色，一個是白色，陽光很酷熱，照到人受不了，每個人都想找一個地方躲避陽光……，但陽光的酷熱有時卻也被人誤會為溫暖……。

這個形容是很貼近於權勢者，利用許多管道，兩面手法，用來拉籠被殖民者的心情。

陳芳民的精選集裡，搜錄了他相當豐富的作品，不論是評述臺灣本土文學的大家作品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完整地表露了陳芳明左翼且偏愛臺灣的轉折，「站在高度安全的一邊，白天照樣活在宋代中國，晚上依舊苦思詩的分行與結構」；陳芳明在自序裡說，「耽溺於散文這樣的書寫，我樂於面對真實。剖開自己的胸膛，我可以看見痛苦的場景，歡愉的情境，寧靜的時刻，喧嘩的經驗。……生命有多長，書寫就有多長，我留下的字字句句，都是墓誌銘」。



新世紀散文家：
陳芳明精選集
陳義芝主編著/九歌
9207/290元
ISBN 9574440605
平裝